目　　录

定衙记……祝学贤（1）

明代酉阳土司别墅——飞来峰……（6）

肖长坤、陈章和、冉光大

酉阳修志始末……周名驹（9）

龙潭教育事业的演变和发展……（30）

张敬五、邹毅、刘若愚、陈志章

从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看民国初年的酉阳政局……（70）

陈梦昭辑录整理

民国时期酉阳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概貌……蒲祖政(104)

一封书信记当年……城池辑录(134)

石邦渠烈士传略……县委党史办(138)

赤胆碧血洒金沙……张祥珍整理(145)

解放初期酉东剿匪泡木坪战役梗概……(154)

范德湖、刘征若

抗日战争时期龚滩青年的一些爱国活动……(167)

罗子南、冉玉光

民国时期酉阳县国民党组织工作概况……陈子尚(174)

关于国民党征兵工作的点滴回忆……罗子南(191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定　衙　记

祝学贤

铜古乡铜古村四组，人们至今仍习惯地称为“衙院”。据《酉阳直隶州总志》记载：它是土司冉守忠于宋淳熙初年，由今县南的官坝，继迁迴潭（铜鼓的初名）时所建的衙门。衙门后来再迁忠孝坝（酉阳），这里改称“衙院”，即成为世代土司的别墅。衙院的兴建，经历了择金址、改地名、建游池，立玉亭等过程。土司世代经营，为建霸业，酿成人民世代灾难。

定金址，陈麻子险些丢命

土司冉守忠要在迴潭立衙门，便聚二百阴阳择金址。半年勘测，未获结果。阴阳中的陈麻子，虽手艺高超，然一言未发。土司察觉，以图谋不轨判斩。临行前陈高呼：“民有话，容言后再斩！”陈道：“衙门东立犯龙王，衙门南立家败光；唯有海洋峰下建，土司江山长年长”。“为何不直言？”土司责问。“衙门历来东向，我言西立，明犯死罪，

不敢！不敢！！”陈麻子低头陈述。

次日，土司、阴阳在群臣簇拥下上海洋峰。到了山巅，阴阳指手划脚地谈开了：“万山丛中的海洋峰，山高耸峙，异峰突起。东面峭壁悬崖，西面高峻突兀，远山近岫，山青水秀，蔚为壮观！”他手指东南方：“那条逶迤的银练，穿过崇山峻岭，曲折蜿蜒，在峰脚汇成大潭好似巨龙归潭。”他转向西北方：“海洋峰恰象一把金椅。椅上端坐一尊画仙；画仙手执神笔，画毕彩图，欲架笔于千里之外的笔架山。画仙脚下的那口潭，犹如盛满彩液的砚池，神情俱在，栩栩如生。”

阴阳的描绘和解说，深深地吸引着土司及群臣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那尊画仙，仿佛就是这位阴阳，敬畏之意，油然而生。

阴阳兴致勃勃地带领群臣移至对面端详海洋峰。他手指峰巅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刚才看到的那支神笔，现在变成了一条石龙，那奔江而来的猛势，正如石龙过江”。他手指峰麓，”再看那归潭巨龙，昂首舞须，与石龙形成二龙抢宝之势”。过了许久，麻阴阳提高嗓子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神笔彩江山，二龙抢珠宝——天下绝地！”土司兴奋至极，他正为昨日误斩阴阳而略有愧意，忽见阴阳双蹄跪禀道：“土司爷这龙就是你，这珠宝就是你的子孙；这潭是金潭、圣潭。你子孙万代兴旺发达，日久天长，靠的是这口潭……”土司频频点头。阴阳站起来，振作精神，扬手划界，确定金址：“海洋峰下，迴潭口边，金马（地名）身旁，方园二百丈。”接着他敕奉道：“衙门紧挨潭，上下有龙王；峰下建大厦，潭中水不干。金地扎金龙，江山万年长。”说完，只

看他右手在空中划三横，挺胸大呼三口气，中指向上弹三下，口唸“三三如九，九龙归口，天长地久，立即动手——动土！”。“动土”二字特别响亮。

界官碑，战锣战鼓入迴潭

深夜，土司堂上灯火辉煌，战鼓隆隆，战锣铿锵。稍后役吏鸣锣告谕道：“迴潭”改“官潭”，“官潭”是圣潭，龙游龙饮，上下五百步为界，越界者斩！”从此迴潭两岸各竖两块一丈高，四尺宽，用隶字写成的“官潭”石碑界着老百姓。

为什么要改迴潭为官潭呢？

相传金址择定后，土司便沉浸在“龙”的自慰中。一天下午，他漫步“官潭”。谋事李龙说道：“龙在潭中游，仙在山中修，士在鼓中斗，卒在锣中收”。当晚他作了一梦：梦见他乘着天河水，卷着巨浪，冲破天险，来到海洋峰下的“官潭”，与巨龙同游同饮；忽然刮起一阵狂风，顿时天昏地黑。此时他万分恐怖。龙王让他闭上眼睛冒出水面，并厉声交待：不能自行睁开。当他听到龙王之命将眼一睁，只见空中出现一座琼阁，一个仙女整装待发。龙王对土司说：“上去吧！”龙尾一撬，土司觉得身子一腾便来到仙女身边。

那是一个早上，千山初醒，彩云出岫，在青青郁郁中，他和仙女身披彩纱，飘游云间。土司约仙女来海洋峰。仙女却说："锣声断，鼓声灭，我来海洋峰下歇；杀良民，动干戈，家必败，人死绝。"仙女说完，用力一推，土司象腾云驾雾一般回到人间。他醒来，梦味正浓，自言自语道："不是梦，我是土司，我是潭中龙，我是山中仙！"过了一阵，他平静下来，日前战马平蛮中的血，过去曾使他引以自豪，而今不寒而栗；他不由得想到白天部下汇报投石"官潭"有锣鼓声回响的事，更恐惧起来，他不得已地自信道："我是龙，我是仙，天地我手间，偃旗息鼓有何难，土司江山万年长。"

又是一个晴天早晨，重鼓三通，含军将士列队，只见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修饰一新的战鼓，四个彩女抬着装点别致的战锣为前导，土司相随，将士步后。相传战锣战鼓为宋建炎帝征前御赐冉守忠土司的。今天，战鼓由十二匹红绸扎花镶嵌成一个"万"字；战锣由十二匹绿绸扎花镶嵌成一个"福"字。土司将队伍布于两岸，他站在御台上宣布："偃旗息鼓，天愿人愿，土司江山，万年不变。"说完他抽出宝剑，在空中挥舞两下后说道："要想江山亡，除非水中无龙王，要得江山败，除非铜鼓翻岩晒。"说完，他命令将士将战锣战鼓投入江中。只见浪花四溅，水声，欢呼声，响彻云霄。接着谋事李龙代土司宣读谕告："'官潭'，加名'铜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潭'。庶黎称'官潭'，官谓'铜鼓潭'。"李龙分辨道："'官潭'加名'铜鼓潭'；'官潭'意在用，'铜鼓'意在功，同是一口潭，佳气万代葱。"

曾几何时，那些自诩"龙"、"仙"的人，不都成为话柄贻笑万年了吗？！

明代酉阳土司别墅——飞来峰

肖长坤　陈章和　冉光大

在川黔湘鄂四省接壤的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城内，有一幢奇特秀丽，工艺精巧，具有民族独特风格的明代土司别墅——飞来峰。

飞来峰，又名“雪洞”、“避暑府”，是明代弘治年间酉阳宣抚冉舜臣土司修建，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。相传，冉土司修别墅的原因，是他梦游天上华丽的“广寒宫”，得见宫堂，华灯高照，五彩缤纷，仙乐动听，舞女蹁跹，有感而联想到的。凑巧，当地土家苗胞打死了州衙后虎印山伤害人畜的“虎王”，为了防御“虎子”东山再起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拣来了千坨万块乱石作拼搏武器，冉土司见后，立即招来了土家、苗族中的几十名能工巧匠，将这些防虎用的石块，装饰成云雾和天梯，垒成了象征天上的“广寒宫”、“逍遥宫”和自己的“娱乐宫”三个品字形的洞穴。此峰高六米多，它建造之速，洞穴之奇，工艺之精，幻想于借助神威从天外飞来之工，故名“飞来峰”。峰下的洞内壁上洁白，朝晖夕照，尤如银山白玉。入洞使人冬暖夏凉，心旷神怡，恰似人间广寒。洞外塘水清澈，鱼游浅底；古老石桥

如虹，石狮守卫。洞门前石龙抢宝，真是活灵活现，注贯入神；园地上古柿大树，长入云天，枝叶婆娑。

在奇特的主峰上，建造了一楼一阁的宏伟亭台，系全木结构的建筑，它长１２米、宽７米、高１８米的七脊六坡水重檐。窗棂门楣，画栋雕梁，飞檐翘角，秀丽壮观。阁正中的屋檐下，挂有沙金匾“来薰阁”三字，书体端肃流畅，铁画银钩。在那亭柱、堂柱上的：“风驰电掣，日出烟消，园内此亭高，二酉云山归眼底；人庆来苏，我浙抚治，阶前生意满，万家忧乐在心头”。“官味无殊黄蘗苦；乡心惟有白鸥知”等楹联，均系大书法家、前酉阳直隶州牧赵藩、州判徐桂元等人题作。原冉舜臣、冉良弼等土司的叙记石碑、题字，明崇祯东阁大学士文铁庵的手书，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等人手书，以及溪流等均因年代久远，历史变迁，已荡然无存了。

明代土司别墅飞来峰，是酉阳土官娱乐之所，每当土家节日，土司要携带夫人、子女、侍从仆妇，乘坐鸭头彩船，船上的舞女、乐队，随着土炮声、鞭炮声、唢呐声、沿溪徐徐而行，来到飞来峰放怀狂欢，宴乐通霄达旦，以示淫威显赫。后人有诗云：“绮丽山城拥翠螺，飞来峰畔荡清波，红灯照处仙人舞，响遏行云摆手歌。”

直到清雍正十三年（１７３５年）“改土归流”，取销了“蛮不出洞，汉不入境”的禁令后，这所奇特秀丽的土司别墅便成了土家、苗、汉人民共同游览的胜地了。

在清末民初，飞来峰内曾设县模范小学，后又设民众教育馆。解放后设置《酉阳报社》。在“文革”中飞来峰濒临厄运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文物复苏，县人民政府拨款

整修，并作县的重点文物保护。使五百年的古建筑重放异彩，飞来峰更加鲜艳夺目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酉阳修志始末

周名驹

纂修地方志书，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，因地方志书可以反映某一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自然、历史、社会、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，有资政、教育、存史的作用，所以历代有识之士，莫不重视地方志书的纂修工作，而把它当作千秋伟业的大事来抓。

酉阳居于川东极偏僻之地，素称蛮荒，而列入“化外之区”，有明以前，史传无闻，故有志于酉阳志书纂修之士，均浩叹“沿革阙焉无考，文献无征。”自明代以下，方始有酉阳志书之作问世，惜年代湮远，“明宣慰时旧志，文渊阁书目所载，久散佚不存”了。“乾隆三十九年，署刺使元圃郗公作《酉阳通志》，“提纲挈领，虽具有规模而语焉不详，於考献征文，颇多疏漏。”这就是我们说的《郗陆志》，一九八二年，县志办和县民委从上海图书馆各复印壹部，我们才看到了该《通志》的全貌。当时，郗陆手创《通志》时曾说：“盖酉阳为土司地，历来沿革阙焉无考，文献无征。改土四十年，老成凋谢，其纪远者既寥寥无人，即能纪近者，亦晨星落落，若不亟为采访，勉事编修，不益归於泯

灭无传哉。”为了不使酉阳“泯没无传”，邵陆以个人之力，撰写了《酉阳通志》四卷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，这不能不说是邵陆的功绩。嘉庆年间，酉阳州牧章凯续修志稿，据冯壶川说：“亦惟二卷，语焉不详，未足为完书也。”可是，现在这部《续修志稿》久已散佚，无从窥其内容了。同治年间，酉阳人冯壶川、冉崇文，在酉阳州牧王麟飞的支持下，“捐资设局，择吉兴工，以冯冉二人为之总纂，并邀杨君荠庵、陈君牛琴等经理其事。”在冯、冉等人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，诸如：洪稚存《乾隆府厅州县志》、及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、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乐史《寰宇记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、洪适《隶释》、王象之《碑目考》、顾景范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、顾炎武《郡国利病书》等典籍，冯壶川整理成“《二酉纪闻》，卷二十有余”，惜今无存，不得知其内容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同治二年“四月杪，开局於治北之文昌宫，以主稿属右之”，冯壶川“与参校”，“以冬十月草创造成，别类分门，为卷二十四”，这便是我们见到的《续修酉阳直隶州总志》，由于年代久远，这部《州志》只留下了八部（分别藏在四川省档案馆、四川省图书馆、川大图书馆、重庆市博物馆、北碚图书馆、酉阳县档案馆、台湾公藏一套，日本国立图书馆等地）。

民国二十五年至三十七年的十二年间，国民党政府也曾多次在政府行政会议、县参议会上，提出《续修酉阳县志》的提案，获得了通过，并正式形成了决议案，除拨出经费外，成立了“文献委员会”作为续修酉阳县志的专门机构，由县政府聘请王槐亭、陈子驭、陈密谷、陈茱餐等人负责，

制定了《酉志征访例略》（分为“十八门”），同时，还向区、乡发出了《酉阳县志书采访事项类别表》，其中分为“舆地”、“食货”、“人物”、“风俗”、“艺文”、“武术”、“古绩”、“大事记”、“杂志”等九大门，广泛征集各种资料，在“文献委员会”的努力下，于民国三十三、三十五年，曾编辑铅印《酉阳县简要统计手册》共两本，为续修酉阳县志准备了必要的资料，并成《续修酉阳县志》一卷，这在酉阳县历届县长（如冯实、李伯昭等）的相互交接案卷中，都有《续修酉阳县志》一卷的记载，但可惜的是，这部志书也只有目无书了。

建国以后，党中央非常重视地方志书的纂修工作，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过许多具体的指示。五十年代中，酉阳县人民政府、酉阳县政协曾组织过一批老年知识分子，为新修酉阳县志作过一番调查工作，也搜集了不少的文献和口碑资料，特别是七十高龄的王东垦老先生，穷孜以求，曾手创《酉阳县志稿》八卷（现残存七、八两卷），可惜的是，“十年动乱”中，全被诬为“封资修”的黑材料而付之一炬，撰写《县志》材料的人，也被打成“封资修”的“吹鼓手”，而挨批遭斗，因此，酉阳县志书的纂修工作，就停顿下来了。

八十年代初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的各项政策都得到了落实，“左”的思想影响得到了清除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，一个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，科学昌明，文化发展的盛世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酉阳县志书的纂修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，自一九八零年以来，中间虽有三起三落的情况，但由于县委、县人大、县人民政府、县政协的重

视，在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，经过县志办公室同志们的努力，到目前为止，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我们相信，在“七五”计划期间，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，容后再述了。

附录：

酉阳州志序（摘抄）

……陆以东浙鄙人，学殖荒疎，识拘才短，毫无一长足录。……今迁秩於蜀，委署酉阳，复欲举一州三县之志而漫修之，老将至而耄，及其能词约事该，文成而法立，希纵华阳国志，蜀梼杌之万一乎？一误再误，适见笑而自点耳。顾予窃不揣陋，何也？盖酉阳为土司地，历来沿革阙焉无考，与庄浪同。改土四十年，老成凋谢，其纪远者既寥寥无人，即能纪近者，亦晨星落落，若不亟为采访，勉事编修，不益归於泯灭无传哉。余是以鄙人而志酉事，竟自忘其故吾之犹存也。不然，是编去琐芟繁，虽异钞胥，然质之马班，既愧其体裁未当，词不雅驯。即较之秦蜀诸志，以本地之人，详本地之事，亦自恨见闻之陋，数典而忘也。余何为有此若是，后之博雅，恕予无文，补所未备，是则陆之所厚望也夫！

乾隆三十九年秋七月四明邵陆撰于酉阳官署。

序

酉阳地居荒僻，屡沦蛮部，旧设土司，有明而上，史传无闻。自我朝改土归流，风俗一新。咸丰十年秋，予奉委莅此，问及州志，惟乾隆时邵牧讳陆者，手创一卷，仅有四十

七页。嘉庆间章牧讳凯者，续修志业，亦惟二卷，语焉不详，未足为完书也。适冯君壶川、冉君右之，公余接见，知为积学之士，且於酉阳山川风土素有考据，相与谈及旧志，俱毅然有修明之志焉。不料近来，黔氛近逼，粤匪上窥，筹防筹剿，尅得寸暇。迄今年夏，干戈稍定，境宇初平，与冯、冉诸君，复议此举，遂捐资设局，择吉兴工，以冯、冉二君为之总纂，并邀杨君芥庵，陈君午琴等经理其事，凡旧志之涉繁冗者删之，脱略者益之，兼以秀黔彭三属之志附焉，以备观览，而宏体裁。正草创间，旋奉大宪重修通志之檄，幸诸君子日夜讲求，复各虚心自处，每一卷脱业，必送余斟酌，以期成为信今传后之作。余一行作吏，废弃笔研久矣。第思志之关系綦重，亦及就所见到者，略为雌黄，不敢以不文固辞。乃历时两月，阅书甫半，适余得代将去，诸君子进而言曰："今志虽未成，然使君于此，亦可谓曲尽其心矣，请留一言，以垂后世。"余应之曰："余於酉阳之有志未竟者，岂第一志也哉。不忍事过即忘者，亦岂第一志也哉。特是志者公言也，非一家言也。有新令尹在，则或笔或削，诸君子当前往折衷之。非余所敢与闻也。因念吾人身任地方，往往好言建树，稍一蹉跎，即求一事之成而不能，是可慨也。"诸君子他日有得为之柄，当及时为之，其以此鉴，可乎？爰详为述其缘起如此。

时同治二年中秋月　署酉阳州事江东奉化王麟飞个山氏题

重修酉阳州志序（摘抄）

……酉阳山川之胜，旧称才薮，自我朝涵濡二百余年，风气恬和，人文蔚起，於兹尤盛。癸亥秋，余权斯篆，尚未暇征文考献。时壶川冯君、右之冉君，以修志告成，就正於余。余曰：此前任王公雅惠所留，抑亦诸君子才学力所共成，余何用赘赘者为。且发匪犯境，防剿维严。迩来军务少平，而簿书鞅掌，辄无虚日。诸君子效韭狐之遗风，工子产之润色。忠孝节义，有美必彰；经济文章，相资为用。自不同一家者言，独怀私已也。今而后付诸枣梨，俾世之读史乘者，得所据以考其见闻；官斯土者，有所凭以敷其政治。词则简括，事则辉光，藉以培风俗而励人心，是则予之厚望也夫。

同治二年仲冬月中浣之吉

州事黔阳金筑张秉坤。

序（摘抄）

……酉阳居川东极偏，国朝改土归流，始以一州辖三县，幅员辽阔，襟楚带黔，亦坤维中一奥区也。顾宣慰时旧志，文渊阁书目所载，久散佚不存。今州志全编，则乾隆三十九年，署刺史元圃邵公作也，提纲挈领，虽具有规模而语焉不详，於考献征文，颇多疏漏，况彼此相去，又阅七十寒

暑，叠经贤司牧裁成铺相，田畴日以辟，户口日以滋，旧庶敦庞，人材炳蔚，尤有非现志所能赅括者。瀛尝欲与二三同志，纲罗放失，搜辑遗闻，以备辅轩之采择，奈鸡碑雀篆，素鲜珍藏，马背船唇，徒销壮岁，每一念及，良用恧然。道光丙午秋，以大挑借补金堂训导，端忧多暇，辄就平昔耳目所逮，为正误考异补遗各若干条，以质之友人冉子右之。右之故博雅士，亦以所著酉述见示，相视而笑，莫逆於心，然犹粗具端倪已耳。比成年引疾归，右之已成书三十余卷，麟广炳炳，靡有缺遗，惟於秀黔彭未及备志。不揆椎陋，窃推广其意，取三县志业，参与通志，洪稚存乾隆府厅州县志，及常璩华阳国志，郦道元水经注、乐史寰宇记、马端临文献通考、洪适隶释、王象之碑目考、顾景范读史方舆纪要、吴任臣十国春秋、顾炎武郡国利病书，成二酉纪闻，卷亦二十有余，均箧衍私之，初不敢谓此事之果，相与以有成也。会明年秋，王公个山，由彭令来綏州篆，晋谒之下，偶及缺典，王公即慨然引为已任。不幸四郊多垒，公亲帅屯团，御贼於黔江，复追剿之於湖北来凤，举旗折馘历半载，才得唱凯歌言旋。佥疑前议，当成画饼矣。公竟不惮劳瘁，不忘久要，亟索右之与瀛所录观之，色然喜，以为有此蓝本，续志之修，正自易易。遂即四月杪，开局於治北之文昌宫，以主稿属右之，而使瀛与参校。王公於听政余闲，时御丹铅，细加审订，乃功未及半，遽以报最去，继之者，贵筑进士张公子敏也，受事甫九日，边圉又烽烟告警，筹兵筹饷，日稷不遑。瀛等西抹东涂，禀承无间，咸不获卒事是惧。惟张公乐成人善，於戎马倥偬之交，勖以不可不图功攸终。因复共理前绪，以冬十月草创告成，别类分门，为卷二十四。事本於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